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人偶之心

<第一篇章>

「這裡實在有點暗，等我生個火。」

對面很快地回應了聲，幾秒後響起了兩聲石頭磨蹭的聲音，在剎那間擦出了微弱的火花，然而很快便熄滅了。

「……是不是失敗了？」對面的聲音有些遲疑。

「才不會，這點小事難不倒我，我看看……喔，你看，這不是成功了。」

黑暗中亮起了橘紅色的火光，伴隨著嘩嘩剝剝木頭在燃燒的聲音，總算是將黑暗驅離，同時照亮了四周的環境。

周遭是一片荒蕪的郊外，被烏雲遮蔽了星子與月光的夜晚，只有兩個身影在唯一的光源旁。

旅行家在成功生火後就在火堆旁坐下，冬天尚未完全離去，晚風使得他裸露在外的手有些凍僵，他不得不將手靠近火源一些。

坐在旅行家對面的，是不久前他在這附近檢到的一名機械人偶，人偶當時似乎耗盡了能源，毫無反應地佇立在路旁，幸好旅行家因為習慣而隨身帶著能源，才重新啟動了這名人偶。

人偶忘記了自己的名字，或許是發生過什麼意外導致核心出了點小問題，於是旅行家替它隨意取了個名字叫阿貝登。

阿貝登是一名相當乖巧的人偶，若論外表不仔細觀察的話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人類，它在被啟動之後一切對話自如、行動也很順暢，旅行家心想，能夠製造這樣栩栩如生的機械人偶的，也只有那傳說中在一百年前就毀滅的機械之城——弗干達才有這個本事。

果不其然，聽了旅行家的疑問，阿貝登誠實地點頭承認了。

「沒想到一百年後機械人偶還能夠活動，就算是現在的人偶也沒有辦法做到吧。」旅行家有些激動，他接著問：「那麼這是不是代表弗干達就在這附近呢？」

「是的，穿過這片森林就是了。」

旅行家的視線朝著阿貝登手指的方向看過去，眼睛睜得像銅鈴般大，彷彿這樣就能穿透層層樹林。

「先生想要進城嗎？」

「是啊，我聽說弗干達就在這附近，結果找很久都沒有看到。」

「先生想要進城的話我可以為您帶路。」阿貝登聽了後露出很高興的微笑，就彷彿是人類在表達喜悅，「已經很久沒有遇到客人了呢。」

「那真是太好了。」旅行家也露出了笑容。

「那麼我們明天再啟程吧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

放下心來的旅行家從行李中拿出乾糧，還沒來得及吃就聽到阿貝登的聲音。

「先生為什麼會想來弗干達呢？」

旅行家一口咬下麵包，在心裡猜想或許阿貝登以前是為了陪伴人而被製作出來的。

「我曾經聽一個人說過關於機械城的事，儘管現在只是一座孤城，我還是想著總有一天要進去看看。」

「先生都聽說過什麼呢？」阿貝登恰到好處地露出疑惑的表情。

「是我的爺爺，我小時候和他很親，是他照顧我長大的，爺爺小時候就是弗干達的人，我從他那裡聽了不少故事。」

旅行家記憶裡的老人總是用著生動的語氣描繪著弗干達的風景，那一切對仍是孩童、沒有見過廣大世界的他都宛如天馬行空般，而老人總是感嘆就算過了將近一個世紀，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技術能趕得上機械城。

只可惜再怎麼樣先進的技術也沒有辦法抵擋的了未知的疾病，機械城就這樣殞落了。

每當說到這裡，老人都會有幾分落寞，他說他永遠都記得在家人決定搬離弗干達時，年幼的他死命抱著家裡的機械人偶不肯離開——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——卻因為不確定疾病和機械有沒有關聯而不得不拋棄它。

旅行家沒有將這段故事和阿貝登說，只挑了幾個有趣的小故事，而阿貝登也像是被逗樂般笑得相當開心。

他們聊了許久，直到旅行家準備熄火休息時才隨口問了一句。

「對了，阿貝登，你認識『達米安』這個人偶嗎？」

「抱歉先生，我的核心有些受損，我並沒有印象。」

阿貝登露出了歉意的笑容，旅行家擺擺手表示無所謂，然後睡下了。

旅行家清醒的時候，太陽才即將從地平線升起，東方天空亮起一層魚肚白，倒是和昨晚烏雲密布不同，今日的天氣似乎相當好。

他從睡袋中爬起身，左右環顧四周，並沒有看見阿貝登，但是他並不擔心人偶會不顧昨天的約定就自行離開。

機械人偶沒有『心』，它們是為了人類才被製造出來的，為人類服務是它們的存在意義。

像是印證旅行家心裡所想，身後的樹叢傳出沙沙的聲響，很快地阿貝登就撥開樹叢走了出來，帶著靦腆的笑容。

「先生，您醒了。」

「嗯，我準備好了，現在就出發吧。」

路程其實比旅行家想像中得還要遠，森林因為幾乎沒有人踏足而難以行走，就連走遍各地的旅行家都累得休息了好幾次，直到太陽升到半空，他才透過樹間發現不遠處高聳的城牆以及城門口。

城門並沒有完全地敞開，而是卡在了城門口中央，也不知道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才導致城門沒有關閉完全。

兩人一前一後毫無阻礙地穿過了半開的大門。

「這位客人，很高興您來到弗干達。」伴隨著人偶的歡迎聲，很快地那曾經站在世界頂點的城鎮展露出了它的面貌。

儘管旅行家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，但實際踏進城裡後還是感到一股巨大震撼感。

城鎮雖然被藤蔓給覆蓋，亦經不住經年累月的風沙，但還是無損其曾為機械之城的風華，旅行家並不是這方面的專家，但仍是看得出來就算過了一個世紀，這裡的技術仍然遠勝外界。

「就和爺爺說得一樣呢。」旅行家心頭有些興奮，也有些惋惜；興奮於親眼見到小時候的夢想，惋惜於機械城的沒落。

旅行家忍不住幻想著此處百年前的風光，人類與人偶共存的街道、在天空穿梭的飛船、齒輪運轉的聲音，小時候曾幻想過的場景現在依然歷歷在目。

「城鎮西邊有全城最大的圖書館和最著名的劇院，東邊的話相當推薦給來觀光的客人，那裡有著最齊全的住宿以及娛樂場所。」阿貝登迫不及待的聲音從旁邊傳來，「先生想去哪裡看看呢？」

「就算你這麼說，現在也沒有任何店有營業吧。」

旅行家沉吟一會兒，將手指向城鎮中心的高塔。

「就去中央塔吧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那麼請跟我往這邊走。」

阿貝登一邊在前面帶路，一邊盡職地替旅行家介紹，有條不紊的聲音環繞在街上，隱約還能聽見回音。

「中央塔是全鎮最重要的地方，它負責提供整個機械城的能源，只要一進到大廳就能見到貫穿整座建築的藍色能源柱，聽說那藍色的柱子就像是海面閃爍著清澈的波光，相當動人，只是平時只有城裡的高層才能夠進入塔裡。」

「雖然你的核心受損，但是這些導覽內容你倒是還記得啊。」

「嘿嘿，能夠幫上忙我很開心，啊、先生，我們到了！」

兩人停下了腳步，旅行家抬頭觀察這座塔，不像遠看時那樣壯觀，到了近處看那些時間沖刷過的痕跡反倒明顯起來。

中央塔的大門正如阿貝登所說平時只有高層才能進去，因此在門口設有好幾道電子鎖，只是百年過去這些鎖似乎也沒有作用了，旅行家和人偶稍微花了點力氣就將塵封的大門給推開。

一瞬間，撲面而來的灰塵逼得旅行家咳嗽連連，連忙倒退幾步遠離大廳，等待灰塵散去。

「先生，沒事吧？」

「咳咳、我沒事。」旅行家伸手揮散灰塵，再度走進大廳，然而他並沒有看到那傳說中動人的藍色，迎接他的只有黯淡無光的空間。

中心引人注目的柱體爬滿藤蔓，旅行家將其層層拉開，然後失望地發現那早已變成最普通不過的柱子。

「啊……看來能源已經整個消失了呢。」旅行家不死心地繞了能源柱好幾圈，還將大廳整個翻了一遍，最後才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。

「畢竟都過了一百年嗎……」

他像顆被人戳破的氣球，喪氣地在大廳坐了下來。

其實旅行家在走來中央塔的路上已經隱隱約約有這個猜想，因為他看到這整座城所有的機械人偶——無論是人形或是其他型態——都早已停止運作。

而人偶們就像是工作到一半忽然停下，彷彿有人按下了暫停鍵，旅行家猜想，一百年前即使人類早已離開，它們仍然和平日一樣工作著，直到它們的能源耗盡、動彈不得。

旅行家中途有嘗試著像啟動阿貝登一樣給予它們電池，但無一都失敗了，他想或許是因為阿貝登剛好核心沒有損壞得那麼嚴重，才僥倖讓他得以啟動。

但根據他觀察阿貝登的外表，有些地方已經磨損地相當嚴重，或許也沒有辦法再撐多久了吧。

「先生？您接下來還想去哪裡呢？」阿貝登開口詢問，打斷了旅行家的思緒，「從東方塔可以看到整座城最美的景色，但是比較建議傍晚的時候前往，或是您想去看看最受孩童們歡迎的……」

「等等、等等。」旅行家開口打斷阿貝登，發現機械城可能無法再啟動後，他的興致已經不再像之前一樣高昂，聲音都有氣無力的，「你說的那些地方應該也和這裡一樣吧？呃、我的意思是，沒有了動力來源這個城其實也沒有什麼……」

阿貝登垂下眉眼的樣子使旅行家的聲音漸漸轉弱，儘管對方只是一個人偶，但與人類唯妙唯肖的外表終究讓他有些不忍。

「對、對了，阿貝登我一直有點好奇，為什麼你會一個人出現在城外那麼遠的地方啊？」旅行家慌忙地轉移話題。

阿貝登這次難得沒有馬上回答，它的表情有些困擾，過了一會兒才回答：「我有些不記得了……核心裡只剩一些資訊可以作為參考，過去我的主人似乎開了一間小小的餐

館，他總是需要長在森林西邊的一種果實，每個早晨我都會為他帶回一些，我想可能是在途中將能源耗盡了吧，說起來真的是很感謝先生替我恢復。」

「果實！你說的是紅色、聽說吃起來酸得要命的那種果實嗎？」旅行家猛地跳了起來，一掃剛剛的陰霾，滿臉驚喜。

「我想是的，雖然我沒有吃過，只是我還記得我的小主人因為果實而酸得皺眉的模樣。」阿貝登露出很懷念的表情。

「那你還記得你的小主人名字叫什麼嗎？」

阿貝登蹙眉，表情有些茫然，過了不久它才開口，說出的話卻斷斷續續的：「小主人的名字……我還記得……小主人叫做……克萊。」

克萊是他爺爺的名字。

旅行家眼睛一亮，就像是小孩子看到了屬於自己的寶藏。

「那句話怎麼說來著，上帝關了你一扇門，會再為你開一扇窗。」

旅行家上前握住阿貝登的手，毫不掩飾眼中的親近與開心。

「阿貝、不，應該叫你達米安才對，哎，我竟然找到了你，要是克萊爺爺還在就好了，他知道了一定會很高興的！」

旅行家腳步輕快地拉著人偶走出中央塔，然後筆直地往城門走去，他在這一刻對城中的所有東西都失去了興趣，只想趕緊回到故鄉去炫耀一番。

「先生？」人偶像是不能理解似地露出疑惑的表情。

「對了你的核心受損了，不過沒關係，我在路上跟你說明好了，走吧，我帶你離開這個地方，外面應該有能夠修好你的技師，啊，順便連你的手那裡修一下，都磨損得有些難看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達米安，跟我回去吧。」旅行家回過頭笑著問。

人偶順從地點點頭，笑容很快地出現在它的臉上。

「這是我的榮幸。」

<第二篇章>

第一個記憶是它的主人在房間裡又跳又叫的樣子，明明年紀已經是人類中的老人了，卻還像個得到糖果的孩子一樣。

老人在跳得累了後上前用力地抱住它，用著顫抖的聲音大聲宣告以後它就是他的兒子了。

在過了一段時間後，它才從老人口中聽到了他的故事，原來老人是一位很有名的機械技師，哪怕是在人才濟濟的機械之城中也是數一數二的，但是只擁有一名聲與金錢、沒有任何家人的老人一直都很寂寞。

於是老人傾注了所有的愛與心血，完成了他生平中最後一個作品，一名極為精緻的機械人偶。

「艾凡，代表著上帝的恩賜，這以後就是你的名字了。」老人輕輕摸著它的頭，彷彿用盡了餘生的溫柔般說道。

它將那個畫面永遠放在核心的最深處，確保不會有任何遺失。

老人在退休之後，和他的人偶一起過著很平凡的生活，他們從市中心搬到了比較安靜的西邊城區，還認識了新的、友善的鄰居。

鄰居家是一間小小的餐館，雖然占地不大但是裝潢卻相當溫馨，老人相當喜歡帶著它一起到隔壁去吃飯，機械人偶不需要吃東西，自然也沒有任何味覺，但是看著老人開心的笑臉，人偶認為自己稍稍懂了什麼叫做美味。

有一日，隔壁的鄰居來了一名新的人偶。

「艾凡，快來認識新朋友。」老人笑呵呵地朝它招了招手，然後指向站在隔壁家小兒子身邊的陌生人偶，介紹道：「那個是達米安。」

達米安是隔壁老闆買來負責陪伴他們家小兒子的，在功能上和它很相似，於是它們成為了『朋友』。

它一直陪伴著老人、彼此互相照顧，偶爾還和達米安一起陪著小兒子玩耍，那是一段很幸福的日子，很久以後當它理解了什麼叫『幸福』後，它替核心中這段記憶上了這個批註。

然而好景不常，它的主人終究是一名遲暮老人，當它的記憶到了第四個冬天時，老人生病了。

這場病來得很突然，結束得也很快，冬天還沒離去，它的主人就先一步離開了，讓它不解的是，核心在那一刻彷彿故障了一般，全身的零件都在喀喀作響。

機械人偶沒有『心』，並不需要安慰，友善的鄰居與老人的好友在參加完老人的喪禮後便離開了，而它被當作是老人的『遺物』，一同擺放在空蕩蕩的房子裡。

為人類服務是它們存在的意義，失去了主人的機械人偶，就宛如再也見不到月光的梟，在漫漫長夜中遺失了指引。

它終日坐在與老人一起生活的小房子裡，儘管老人在最後只是小小聲夢囈著「不要離開」，但它還是當作最後得到的命令，繼續執行。

不知道這樣過了幾日，房外忽然傳來哭喊聲，它解除了待機的模式，因為那個聲音它很熟悉，那是隔壁家小兒子的聲音。

它想起了達米安，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到佈滿灰塵的窗前，透過玻璃它看到了達米安的背影，那個小兒子正抱著達米安嚎啕大哭，而老闆與老闆娘則是緊鎖眉頭。

「克萊！聽話！」

「我不要！我不要離開達米安！媽媽帶著達米安走啦！」

「我說好幾次了不行！達米安，你快讓克萊放開。」

達米安在女主人開口後動作了，它輕柔地拉開小兒子，蹲下身與男孩平視，就像是過去每一天所做的。

「……小主人，請去您父母那裡吧。」

男孩終究沒有帶走他的人偶，在哭得累了後就被父母給抱著離開了，達米安在原地站了許久，直到天色漸暗，月亮爬上樹梢，達米安才返回家中。

是唱搖籃曲的時間了，它想。

那天的場景就像是段無意間聽到的旋律，並不深刻，卻又時不時會突然在腦中響起，人偶自那天起便無法回到待機模式了。

直到有一個早晨它忽然察覺到整座城過分安靜，在第一次嘗試打開了小屋的大門後，空蕩蕩的街道讓它意識到一件事。

人類離開了這座城鎮。

隔壁的大門被推了開來，達米安手上拿著麻布袋，它想起這個時間點剛好是達米安為隔壁男主人採摘果實的時段。

「早安，艾凡，好像很久沒有見到你了。」達米安一如往常地和它打了聲招呼，「我還要去森林一趟，希望你有個美好的一天。」

它總覺得有什麼和以前不一樣了。 1960

它從小屋中改為坐到了門口，看著日復一日裡機械們工作的模樣。

並不頻繁、但很偶爾的，它能聽見自己的零件發出「喀喀」的聲音，就像那個最想被它遺忘的雪夜裡它所聽到的。

它『不喜歡』那個聲音，然而達米安為它檢查過，結果它並沒有任何地方故障，而即使故障了，能夠為它修復的人也早就不在了。

「滴答、滴答」的水滴聲傳來，它抬起頭發現屋外下起了大雨。

大雨模糊了視野，它隱約能看見達米安站在屋外的不遠處，手中拿著裝得滿滿的麻布袋，似乎是剛從森林回來。

「達米安，你回來了。」它像往常一樣打了聲招呼，然而這次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，不管它呼喚多少次，達米安只是動也不動地在原地任由雨水沖刷。

它又聽到了那個「喀喀」聲，這次連核心旁的線路都像是發生了接觸不良，它猛然站起身，過大的動作撞倒了椅子，「啪」的一聲倒在地上。

那是它記憶中第七個雨季，它第一次違背人類的命令，踏出了屋外，當時核心幾乎要因為過熱而強制關機。

它在看清達米安後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，就像是人類總有一天會走到生命的盡頭，機械人偶若沒有人幫忙補充能源也會停止運作，更何況每天還孜孜不倦地在森林及城鎮兩邊來往。

只要再把能源充滿就可以了，這甚至是一個人類小孩都做得到的工作。

但是它沒有辦法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聲音開始漸漸從弗干達消失了，原因和達米安一樣，機械們在人類離去後，總有一天會因為能源耗盡而停下來。

最終只剩下它一個，不像是持續工作的其他機械，枯坐在房中並不會耗費它多少能源，而作為老人傾注一切製造出來的新型人偶，它的能源還能夠使用很久、很久。

這段漫長的時間足以讓它理解什麼是『寂寞』。

寂寞是獨自坐在空無一人的房間裡，是每日的問候聲都得不到回應，是無法和人一起分享美好的事物，是沒有人會再呼喚自己的名字。

於是它終於決定展開行動，就像當年老人製造了它一樣。

要能夠使機械們恢復運作就必須要去中央塔，人類在離開前斷開了整座城鎮的能源，只要再將其接回去，它就能再度啟動達米安。

首先，它必須要先想辦法打開中央塔的大門，那裡設置了相當複雜的鎖，平時只有人類才能將其打開。

在找到了能夠稱之為『目標』的東西後，它便日夜不停地開始嘗試破壞那些鎖，物理的、化學的、各式各樣它能想到的方法全部都用上了，終於在某一天成功破壞了大門。

它馬不停蹄地找到了供應全鎮能源的開關，但作為機械城最重要的財產，開關就像是大門一樣不是那麼容易能打開的，老人並沒有為它設置這些資訊，它只能一個一個去摸索。

它也不清楚是怎麼成功的，只記得在按了一個按鈕之後，眼前瞬間亮了起來，原本灰暗的大廳迅速地被藍光給占領。

那是連機械人偶的目光都能夠奪走的光芒，它翻出了核心中的記憶，找出老人曾說過的話：「我曾見過最美的景色是在一個暴風雨過後，烏雲散去，陽光灑落海面，那時的藍色是任何藍寶石都比不上的。」

老人說，那是希望的顏色。

人偶輕輕將手放上核心的位置，只覺得那個地方變得嚇人，它沒有再停留，匆匆忙忙地跑回小屋。

達米安仍然站在原處，腳邊成堆的果實早已腐敗並回歸土壤，它幾乎是用了自己最快的速度，迫不及待地為達米安接上了能源。

隨著時間像沙子不斷從手中流逝，達米安卻絲毫沒有任何反應。

——漫長的時間能讓它理解什麼是寂寞，也足夠使一個沒有作用的機械人偶損壞。

「達米安……達米安……」它壓抑不住地呼喊出友人的名字，那在不久前還是它稱之為希望的名字。

那是它記憶中第三十個冬天，它知道了何謂人類的『心』。

——記憶中第三十二個春天結束，它替最後一個機械接上了能源，但是機械城中所有的機械都早已經不起時間的侵襲。

——記憶中第三十八個初夏，它在翻遍整個城鎮後，終於在中央塔找到了人類離開的原因。

——記憶中第四十七個雪季，由於當初它不恰當的開啟方式，導致中央塔的能源不斷外洩，最終耗盡。

——記憶中第五十六個秋天，它感覺自己的動作越來越遲緩，它恍然意識到自己總算快要迎來這一天。

——記憶中第五十六個秋天還沒結束，機械人偶心中帶著喜悅，終於停止了運作。

……

……

當它再度被啟動時，一時間核心是處在一團混亂的情況下。

「喔！啟動了，真是太好了，能聽得見我說話嗎？」一個愉悅的聲音在它面前傳來，它花了幾秒鐘才讓視野的畫面傳回核心，站在面前的是一名外表三十幾歲的男性人類。

「可以聽見。」它下意識地回答。

「你的名字是？」

這個問題使它頓住了，它努力地翻動核心的記憶，但是始終找不到別人呼喚自己名字的畫面。

「不記得啊？怪了，是核心出了問題嗎？」人類抓了抓頭，漫不經心地說：「沒名字不好稱呼啊，要不然就叫你阿貝登(abandon)吧。」

它乖順地點頭，正想回答時，剛好不經意地翻開了核心最深處，有些泛黃的記憶伴隨酸澀的感情排山倒海而來，差點直接將它的核心給燒壞。

——『艾凡，代表著上帝的恩賜，這以後就是你的名字了。』老人輕輕摸著它的頭，彷彿用盡了餘生的溫柔般說道。

它身上沒有所謂的肌肉，但還是感覺身體僵住了，核心更像是有人將其凍住，讓它發自內心地感覺到機械不會有的寒冷。

「阿貝登，過來這裡坐下吧，我有好多事想問你啊。」

儘管處在一種渾渾噩噩的狀況下，作為機械人偶的本能卻依然還在，對於人類的問題它都下意識地一一回應。

好不容易等到人類準備休息，它又從人類口中聽到了一個名字。

「對了，阿貝登，你認識『達米安』這個人偶嗎？」

它心痛地肝腸寸斷，卻只能壓下哽咽的聲音，對著人類露出歉意的微笑。

「抱歉先生，我的核心有些受損，我並沒有印象。」

深夜，它離開人類的身邊來到了森林深處，然後毫不留情地痛哭了一場，儘管人偶並不存在著眼淚。

它不期待再度被啟動，能源耗盡前，它甚至希望能夠像是達米安一樣直接損壞。

人類的出現就像是一隻將它推下深淵的手，但那隻手也同樣能夠將它拉上去。

它哭了很久，也想了很久，它不能再被拋棄了。

人類需要一個嚮導，於是它為人類展示了機械之城美好的一切，然而失去了過往的榮耀，成為一座死城的弗干達，人類很快就失去了興趣。

它無法再替人類服務、再是最新型的人偶、甚至外表經過時間沖刷而殘破不堪，敏感的人偶接收到了人類眼中的嫌棄。

「對、對了，阿貝登我一直有點好奇，為什麼你會一個人出現在城外那麼遠的地方啊？」

它是為了在最後還能看一眼老人口中的大海才踏出城外的。

但是人偶閉緊了嘴，核心不斷高速運轉著，無數的思緒在核心中盤桓，它認為這是它最後的機會了。

人類在前一天表明了態度，他掛記著達米安，他需要的是名為達米安的人偶。

——那是弗干達滅亡後的第一百個冬天，人偶從它認識到的『心』裡面，學習到了什麼是『欺騙』。